

# 温暖的祁红

赵 焰

头顶上阳光灿烂,身边是霜冷长河,顺着阊江边上的小路顺流而上,可以看到缓慢清澈的河水中,随处有野鸭子嬉戏。路边间或有古树和老宅,冬日里住在这样的地方,起床后,晒着太阳呷着红茶,不仅有一种由内及表的暖,还有一种放松感。身体放松,诸事放下,是人活于世的高级状态,也难怪欧洲人有下午茶的习惯。

南宋之后,徽商崛起,起伏坎坷,纵横三百年,堪称奇迹。近代中国商业,遭遇西方巨轮迎头撞击,变得万马齐喑。进入近现代后,徽商唯一值得书写的,是祁红屯绿的兴起,尤以祁门红茶的诞生,更具有传奇意味。武汉开埠后,汉口成为长江中段的贸易中心。在外的祁门商人胡元龙察觉到此中的商机,便想着在自己的家乡祁门培植红茶,去赚外国人的钱。胡元龙回到祁门后,在阊江边上的平里村种植和生产红茶。这一个时间,应该是1875年左右。祁门成为红茶基地,是有得天独厚条件的,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,就是船只。阊江仿佛一棵硕大无朋的古树,将两岸种茶的无数村落串了起来,让之成为树干和树枝上的叶子和果实。

祁门红茶甫一问世,立即一鸣惊人,与前辈武夷红茶、印度大吉岭红茶、斯里兰卡乌瓦红茶相比,祁门红茶自带浓郁芬芳的兰香、果香与甜香,这一种“国色天香”,是徽州“神山圣水”的独特滋味。可以想象当年阊江的情景:清澈见底的江面上,一条条运载红茶的船只如鱼一样灵活地游动,静静地航行在晨霭与山岚中,常常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,仿佛不是漂浮在水面上,而是飘浮在天空之上……有关数字显示:1905年,祁红外销达6万箱,创历史最高水平。鸦片战争之后,祁门红茶在近现代外贸大幅逆差的情况下,为中国商业赢得一些尊严,是很不容易的。

辛亥革命后,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,努力拥抱世界。1915年9月,中国远洋船“满洲号”载着中华总商会代表团,从上海启程前往美

国,参加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。代表团携带的商品中,有一些来自徽州,比如胡开文的地球墨、祁门胡日顺红茶、胡培春太和坑瓷土等,祁门茶商李训典还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。民国政府农商部后来编印了《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》中记载:“获甲项大奖的有农商部选送的雨前茶、乌龙茶、祁门红茶、宁州工夫茶”“获丁项金牌奖章的有上海茶叶协会选送的忠信昌祁门红茶”。

红茶的诞生,就极具有神秘性——明朝中后期时,某一年采茶季节,一支军队路过武夷山。当地茶农未曾见过如此浩大声势,采摘下的茶青来不及制作,纷纷跑去看热闹,没想到茶青放在那里发酵了。茶农舍不得扔,便以马尾松干柴进行炭焙烘干制成红茶,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,受到大量茶客的欢迎与喜爱。大航海时代来临后,欧洲人通过海路来到东方,将红茶带回欧洲后,一下子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风靡开来,“下午茶”风尚也由此而生。自此之后,欧洲大陆开始大量采购红茶,贸易逆差越拉越大。有一段时间,欧洲商人因为不满清国红茶价格太贵,只好带着武夷茶树的种子,跑去印度的大吉岭培植红茶。正因为如此,印度、斯里兰卡也成为红茶的生产和销售基地。

茶叶真是个好东西,难怪早期被称为“神仙草”——无论是炒、爆、烘、焙、晒,或者不发酵、部分酵、半发酵、全发酵,都可以“随缘皆喜”,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各有滋味,各有风格,是所谓绿茶、饼茶、红茶、白茶、黑茶、普洱茶、安茶等。祁门红茶的“无中生有”,也是这样。看似无意,其实有意;看似无心,其实有心。若没有阊江的便利、祁山的神奇,没有胡元龙的灵机一动,没有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助缘……就不会有甜香似蜜的“金边女王”。从这一点来说,祁红真是天造地设,是“天、地、人”天衣无缝的共谋和合作,是上天给徽州的赐福。

# 在河边溜达

秦正泽

饭后百步走,往哪走呢?

门口西边是车流熙攘的国道,大货车在路上很少减速,一副唯我独尊谁也不让的架式;国道旁的分岔路是稍显僻静的老街,正月的路上人来人往,比平常热闹不少。与其戴口罩穿行于人流之中,还不如信步朝东边去。那儿有田畴、河流与山村,五九六九,沿河看柳,正当其时!

越陌度阡,缓缓走向河沿。

微风传递着温暖的气息,果然是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四季轮回,季节在几天之中变换着面目。放眼望去,田畈上满是长势旺盛绿意盎然的油菜,肥厚宽阔的叶子舒展着,透亮的露珠犹如水晶球静静地落在上面,微风吹来,居然只是荡漾几下,如同顽皮的孩子戏弄得心应手的玩具。叶子尖的、叶子阔的草儿在湿润的泥土中复活,伸展腿脚,一寸寸地收复失地;青菜苔、韭菜苔枝叶粗壮,金黄的花蕊簇拥到梢上,万绿丛中特别显眼,没准还会招引来蜜蜂在

枝头嗡嗡叫着采粉酿蜜呢。

脚下的河岸平展高耸,柳树、乌桕、桑树杂生成林,枝叶在空中遥相呼应,根系在泥土中暗通款曲。在高高垒筑的堤岸上溜达,清风扑面,波光粼粼的水面映照青天白云及岸边的物体,一群群黑色的野鸭旁若无人地游弋,有时会张开宽大的翅膀,放肆地掠过水面,在河的上空飞翔盘旋一会儿,又落到远处的河滩。

对岸风景依旧,一丛丛焦黄的芭茅委身于光秃秃的柳树之间。柳树的尽头,是依山傍水而建的一幢幢或高或矮的楼房或徽式的青瓦黛墙的民居。插在屋顶的鲜艳旗帜迎风猎猎作响。沿河人家几天前还开着大门,轿车停放在楼前,孩子在打闹,燃放春节剩余的烟花,这会儿却是冷清不少。我一连数日在河岸溜达,总会感觉又多了门户紧闭的人家,簇新的红色春联宛如威严的门神一左一右并列,注视着过往的行人车辆,呵护着主人的屋宇:一年之计在于春,孔雀应时东南飞。多年的经验及与乡邻的交往,让我如此判断。

“思量曲是无情树,不解迎人只送人。”诗人裴说埋怨灞桥的柳树,似乎它一直只知送客不知迎宾,委屈的柳树无处诉说。村前温柔如丝绦的柳条,境况相似,终究没有挽留住执意出外打工挣钱的主人,年复一年,春去春又来,人走人又回,他们把在外赚得的财富带回来反哺家乡,改变家乡的模样,培育子女成人成才。



泊 李海波 摄

# 看一场春日庙会

宫凤华

苏中里下河水乡,春光烂漫,各地的庙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溱潼会船节,垛田油菜花节,龙溪港庙会,吸引了四方宾客。乡村庙会,是烂漫春光中最为精彩的章节,也是人们走进田野阡陌、享受敦厚民俗最快乐最靓艳的时光。风情摇曳的春日庙会,糅进的是诗性和唯美、柔软和感动。有色彩,有激情,也有无穷无尽的乡愁。

恰逢庙会,家家邀亲约客,人人笑语盈盈。村庄里,亲朋欢聚,杀鸡宰鹅,其乐融融。每个路口都搭彩门、插彩旗、挂灯笼。庙会当日,三五更头,村头高音喇叭便传来会长吆喝集合的声音。新落成的招待所,蔚然壮观,吸引四方宾客。不多会儿,梆梆梆、咚咚锵的锣鼓声便汹涌而至。

晨光熹微,家家大门敞开,神龛上烛影摇晃,檀香袅袅,大门口均立着一炷斗香,祈福纳祥。百十号人的踩街队伍,一路上浩浩荡荡,气势俨如銮驾。几位壮汉擂响大鼓开道,前面是举着十八般兵器的仪仗队,扮演济公、孙悟空的滑稽相让人忍俊不禁。接着是龙凤旗、虎头牌,然后是八条腾挪跳跃的舞龙队,后面是踩高跷、跑驴子、抬花轿、摇花船、挑花担、滚莲湘、打腰鼓、扭秧歌、划旱船等民间表演,让游客们大饱眼福。

舞龙表演是重头戏,先跑圆场,而后有苍龙摆尾、走马穿花、燕摆翅、日月穿梭等舞蹈动作,营造出一种豪放雄壮、威武肃穆的气氛。八条彩龙在空场上炫目流彩,众人惊呼声、吆喝声、咔嚓声震耳欲聋。最火爆、最激情、最民俗的场面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东西大路边一溜儿小商摊、小吃摊,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,各种风味小吃令人垂涎欲滴。卖服装的、卖农具的、卖花草的、卖炒栗子桂花糕的,令人目不暇接。孩子们嘴角吃得油汪汪的,村妇们大包小包的,手臂里挎着,肩膀上扛着,一脸欣喜。大街上红男绿女、摩肩接踵,空气中五味杂陈、声浪袭人,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戏场上人头攒动、烟气缭绕。村妇们看到动情处潸然泪下;汉子们站在后面,有时也跟着喝彩几声;年轻男女则在外围相互逗笑。人们从戏曲中学到了传统的生死道义、处世哲学,满足了崇拜英雄、释放痛苦的愉悦。

村中大河上有赛龙舟和撑会船表演。瞧,头裹红巾、身着绿褂、手持长篙的“水手们”一齐下篙,一齐吆喝,船便像离弦的箭,争先恐后向前窜,气势恢宏,激荡云水,尽显水乡壮汉的阳刚之美。划船上的船娘手执木桨,腰肢一扭,手臂一扬,一条条小船轻捷地滑过河面,展示水乡女子的铿锵柔美。贡船上搭建着亭台楼阁,张灯结彩,古色古香。河岸上,彩旗猎猎,人头攒动,喊声震天,情绪激昂。游客们连忙摁下快门,让眼前的一幕幕精彩场景定格成永恒。

乡村庙会是时代民情、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。氤氲着独特的古典气息,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,浸润着淳朴的田园亲情。身居闹市的人们抛开琐碎和喧嚣,玩恣山水,游目骋怀,体察时代风采,尽赏庙会风情。

